

坐标:新疆乌鲁木齐

零下15℃ 在新疆22点滑场雪

本报记者 谢嘉伟

这个春节,跨越近四千里,我从杭州回到了乌鲁木齐。对于在这广袤“疆”域的百姓们来说,滑冰、滑雪是每逢冬季不可错过的一项体育活动。乌鲁木齐周边的各大滑雪场也迎来了一群接一群积攒着冬日冰雪热情的人们。

记得小时候,每逢大雪,便意味着最为激动开心的日子来临。叫上三五伙伴,不需前往什么专业雪场,自己家周边就是“天然雪场”。大号塑料袋、硬纸板就是小朋友们的“雪具”,只需找一山坡土丘便可收获一天的开心快乐。而如今,因为学业和工作已然多年未能有机会与家乡的冰雪好好“亲热”一番,所以此番回乡,我第一个目标便是去滑雪场找回熟悉的速度与激情。带好装备,便驱车前往距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处的南山国家森林公园,来到坐落于天山山脉的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这也是年少时学会滑雪的地方。

晚上10点,天空飘起纷纷雪花,当夜幕完全笼罩大地,洁白的雪道与澄澈的黑夜在地平线交汇,人们慢慢聚集在雪道顶端,俯身、加速、冲刺、呐喊……这是我今年冬天第三次来这里滑雪了,在上次尝试后我就爱上了夜滑。”来自乌鲁木齐的雪友严宜欣认为,白天滑雪很挑天气,天气太好阳光容易刺眼,还要担心“雪盲症”,而天气阴沉沉的又让人提不起兴趣,“所以我一下就爱上了夜滑,无论天气阴晴都不会影响,而且我觉得晚上能够让人更加专注。”相比于白天,夜晚好像让滑雪这件事变得更加纯粹了,因为当你站在雪山之巅,目之所及只有被聚光灯照亮的这条雪道。而且,相比于初级道白天的火爆,中级和高级道成为了夜晚的主角,能看见不少雪上精英们大显身手。

作为这里高级雪道的常客,亚森江·艾合买提说,当从雪道向下冲刺,身边的所有事物向着身后飞逝,在那一刻他感觉这个世界只有他自己,那种向着更高速度冲刺的快感令他着迷。“不仅是追求速度,当我飞跃一个雪坡,或是完成一些动作时,这种刺激感和成就感也是无与伦比的。”诚然,无论什么运动,当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这些“快乐元素”大量分泌时,便是这项运动最美妙的时刻。对于生活在新疆的小伙伴们来说,滑雪无疑是他们所追求这些“快乐元素”的最好载体,并且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份对于冰雪最为“纯粹”的热爱,也都不会改变。

坐标:台州临海

且向江南登长城

本报记者 徐萃萃 文/摄

在台州临海,一座古老的长城巍然耸立在叠嶂山峦之间,为诗画江南增添了一种深宏气魄——那便是江南长城。每年春节,爬一回家门口的长城,已经成为临海人的习惯。

正月初一大早,来到长城脚下已是人头攒动,入口处更是排起了长队,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我几乎每年初一来,本地人基本上都赶早,稍微晚一点很多游客来了你挤都挤不进。”今年60岁出头的叶阿姨和孙子、孙女同行,一身运动装扮做好了爬全程的准备。

登上揽胜门前的198级台阶,就正式开始了爬长城的旅行。人们将这一段为江南长城的好汉坡,要想一口气登上不仅需要勇气,更要有一定的体力。在不拼速度的情形下,我一鼓作气登上了。登高之余,沿线的民俗表演和传统活动也热闹非凡,舞龙舞狮、传统戏曲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临近中午返点,一



藏在春节里的烟火气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开始。春节期间,本报记者回到了各自的家乡,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各自家乡的声音,它们铺垫着每一次归来,温暖着下一次出发,体验着不一样的年味。

坐标:辽宁营口

“尔滨”带火辽南滑雪热

本报记者 李雨童 文/摄



今年的这个冬天,随着“尔滨”热的不断升温,也带火了东北的冰雪旅游。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回到家乡营口市,当然要去体验一下滑雪运动。

营口市鲅鱼圈区的何家沟滑雪场拥有高、中、初级滑雪道、雪圈道共5条,经常承办辽宁省的各种滑雪比赛。自北京冬奥会以来,何家沟滑雪场的客流量持续攀升。“这两年来滑雪的人明显增多。从2023年11月到现在,已经接待了游客约5万人次。”何家沟滑雪场负责人潘续东表示。

在初级雪道上,43岁的高女士正在和同伴交流双板转向技巧。“我们开车从大石桥过来的,走高速也就一个多小时,很方便。我和朋友滑早冰很多年了,但在滑雪方面还是新手。”她笑着说。

除了客流量增长这个直观变化,一些新趋势也在悄然形成。“首先是游

坐标:河北黄骅

龙年民俗活动像“味觉密码”

本报记者 高玲玲

民俗活动像味觉密码一样,刻在一个人的基因里,一到过年就会产生期盼。

家乡河北省黄骅市南排河镇东高头村的海产品养殖业蓬勃发展,很多家庭不再仅靠捕鱼为生后,收入倍增,很多人搬进新村。“2016年,河北开始搞美丽乡村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几乎每个村子都修建了多个小广场,并设置专业运动设施。”东高头村村支书孙连福说,起初都是孩子们在玩,由于疫情的影响,大人的运动意识也明显增强,“来小广场上跳广场舞的人越来越多,运动场地和设施的利用率也越来越高。”

龙年新年,村里找来“老三套”的师傅高恩龙,并召集村民,将“失落”多年的民俗运动重新操练起来,“大家报名很踊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都来了。”经过几天的排练,从腊月二十三小年

夜开始,每天晚上7点左右都会在东高头鱼家乐广场演一场。

得知具体表演时间和表演地点后,回到家中,吃完饭,还没来得及与父母寒暄,就跑到广场。离着还有几百米的时候,熟悉的鼓声入耳,亲切的感觉瞬间回来了。虽然天气寒冷,但观众已经把“表演”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气氛更是热火朝天:被敲得不停震动着的鼓面,穿着鲜艳的衣服,打着竹板不停交叉穿梭的秧歌队伍、两条龙在两只舞龙队伍的操作下蜿蜒舞动,鳞光闪闪。

表演间隙,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演出场地”,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广场除了修了一个400平米左右的小广场外,旁边竟然还有一座专业的笼式足球场,在灯光的照射下,可以看见很多人在里面奔跑的身影。不得不感叹,我的家乡也在快步向前。

坐标:金华浦江



浦江新年连“板”成龙

本报记者 洪 潜 文/摄

新春假期,浦江县城黄宅镇杨林村迎龙灯热热闹闹,现场,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里,有不少老人虔诚地提着灯笼而来,也有些骑在父亲肩头的孩童举着当下时兴的小鱼灯挥舞摇曳。

在记忆中,浦江板凳龙的制作一般在村中大祠堂,由手巧的匠人用竹篾、木板精工细作,编织出骨架,糊上棉纸后,再精心绘制上各种图案,龙头最为精致复杂,制作好后得由德高望重的族中长辈或是青壮年合力配合扛起,龙身则是一家一节,节节相套,灵活且牢固。相应地,龙身的长度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这个村子人丁兴旺的程度。

北方的清晨被冰冷寒气裹挟着,而过年的热情早已让人们忘却了寒冷。对于山东临沂东固村村民潘冉,另一份温暖是来自跑步后的大汗淋漓。

早上5点半,天色仍是昏暗,潘冉已经起床,准备出门跑步了。当天她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从本村沿着河边公路跑到另外一个村庄下坡村,再折返回来,全长约6公里。“这个量比较适中,现在每天5—6公里,身体热乎了,很舒服。”潘冉说。

五六公里对大部分跑者来说小菜一碟,但潘冉从一个极其不爱运动的人,到现在已经坚持了10个月,实属不易。她说:“我以前非常不爱动,就算去别人家串门我都懒得走。”后来一次体检,医生告知她的身体免疫力太低,甚至有大病的前兆。这下潘冉吓住了,便想通过运动的方式提高免疫力,“开始我试过跳绳,练过健身操,但对我来说太累了,最终简单的跑步成为我的选择。”从去年4月,她开始跑步,起初只能跑3公里,后来最多一次跑了8.45公里,现在维持在每次5—6公里。龙年是潘冉的本命年,她也给自己定了两个小目标,一是跑完10公里,突破自己8.45公里的纪录;二是能参加一次马拉松,“临沂有马拉松赛事,全马和半马对我来说还有难度,参加健康跑就行。”

而今,运动渐渐成为农村的新风尚,晚间看电视、聊天逐渐被跑步、跳绳、打篮球等项目取代。或许现在还没有全部铺开,但运动之火已经点燃。

